

## 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巴西狂歡節 十七.

美國總統尼克遜這幾天正訪問中共大陸，這個新聞成了報紙雜誌的焦點所在。電視台也播出了很多二十餘年難得見到的珍貴鏡頭，所有的華僑都廢寢忘食地守在電視機旁，渴望滿足那一刻思鄉之幽情。這些事原本是我所關心的，但自從遇到凱洛琳以後，好像心頭再也塞不進什麼了。她在這裡停留的時間不會太多，而我久涸的心境也有待灌溉。其他再珍貴的事物，都可以重新獲得。她卻好似秋天的浮雲，等到風起時，雲便散了，再也拚湊不起來。

我看得很清楚，經過這一次的洗禮，修道院已是我必然的歸宿。她要走，我不能挽留，也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把她留下來。當前的感覺，恰似西落前的殘陽，把它所有剩餘的色彩，返照在餘程中。她可以說出現在我生命的終站，我要把所有的餘情，盡情地灑在她的身上。

我不否認心中尚懷著一個夢想，她曾說過：「秀子是個女人，可憐連個家都沒有。」難道她不是女人？不想要個家？

可是，有誰會願意和她結婚呢？她現在的生活，侷限在這一群不接受家庭觀念的嬉皮之中。東尼垂涎的只是她的肉體。即使她再回到美國，或到其他地方，必然也脫離不了這種環境。我為什麼不努力爭取她的歡心呢？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與大自然諧和的家，繼續追求靈性與物質相平衡的生活。

無論如何，這是一個機會。成功了，我可以得到一個神仙佳侶。就算不成，我也得以懷藏著這段珍貴的回憶，安心地遁世獨立。對一個已經一無所失的人，向憧憬的幸福伸出試探的手，不可能有更大的損失。再說，若只為了怕失敗，而錯過這個機會，難道我就會安享餘生嗎？

落日慟慟地墜入了西天的邊沿，我踏著餘輝，懷著異樣的心情，又爬上了危樓。

屋裡只有尼奧在，他告訴我，入會的事原則上已經通過了。明天清晨我就可以來參加學習，假如可能，最好搬來同住。

我沒有感到一點興奮或激動，參加與否的權力，畢竟還是掌握在我的手中。尤其知道了凱洛琳不在樓中後，我的心海裡早浮起了圈圈漣漪，連尼奧的話也變得非常遙遠了。

等了不知多久，凱洛琳才姍姍回來。她先去洗了個澡，濕淋淋的頭髮滴著水滴，衣服半乾，神色黯然地坐在我的對面。

我被她的情緒影響了，也默默地坐著，如同荒山古廟裡的兩尊泥像。

沙市的名勝之一，是聯接上城與下城交通的大電梯，全程約有五、六十公尺。四座巨型電梯，日夜不停地昇降，以維持上下城之間的來往。

附近的娛樂事業由此應運而生，有一家俱樂部就在我們這段斜坡的上方。每天入夜後，擴音器便成了大地的主宰，不斷地播送各種流行歌曲，一直要吵到午夜。

照說這種噪音理應取締，但這一帶住的都是貧民，巴西人又喜好音樂，大家正好免費欣賞。就是開始聽不慣的，多半也能久而不聞其音了。

這時音樂又響起，凱洛琳一聽，煩躁地說：「這些人真沒有公德心。」

「不錯，但卻給附近的窮人帶來免費的娛樂。」

她沒再說話，顯然被重重的心事緊緊地纏繞著。好幾次她想開口，又把話嚥了回去。我也無言以對，尤其是對她已有所求，綺念漸漸升起，每一句話都要小心翼翼的斟酌。

她髮梢垂掛的晶瑩水珠，在沉靜的空室中，點點滴落。我眼睛看著她，皮膚感覺到她，耳朵伸得長長的，幾乎貼近了她的心畔……

突然間，似有一個東西摔在地上，震動了鬆散的樓板。我們都嚇了一跳，菲力和白蒂出現了。

「怎麼又回來了？」凱洛琳很驚訝。

菲力一屁股坐在地下，不肯說話。白蒂也兜著孩子，靠著牆，怔怔地不發一言。

「怎麼啦？是車票有問題嗎？」凱洛琳急切地問。

菲力痛苦地扯著長頭髮，面色顯得蒼白可怕，搖著頭。

「白蒂！告訴我怎麼回事？」凱洛琳只好換個對象。

尼奧也趕過來，帶著奇異的神色望著他們。

白蒂無奈地說：「菲力聽說車子是十三點鐘開，我們到了車站，才發現車子在早晨三點就走了！」

葡文的十三與三的區別，在尾音的Z與S，很多外國人都弄不清楚。

我說：「這也難怪，我也常聽錯，但是票上應該有時間才對。」

菲力餘氣未消，連吼帶叫的說：「巴西人寫的字，連神仙都認不出來！」

我不信，說：「拿來我看看。」

菲力根本不理我，抱著頭一動也不動。

白蒂有氣無力地說：「他把票塞給我，結果弄丟了！」

「丟了？」大概凱洛琳想到了那幅畫面，突然間開懷地哈哈大笑。我難得見她笑得這樣前俯後仰，氣都喘不過來。

菲力一肚子火：「妳還笑！東尼回來一定要發脾氣了！」

凱洛琳連淚水都笑了出來，說：「對不起……我突然想起，上次你們連尼可都給弄丟了。」

白蒂想想，也不好意思的笑了。我們談話時，尼奧因不懂英語，只睜著眼睛望我們。我向他解釋菲力車票丟了，他聽了大為不快，一句話也沒說，回到前面房間去了。

凱洛琳還在笑：「這樣也好，我們還可以再聚幾天。」

白蒂憂心忡忡地說：「這兩張票，花了東尼不少心血，現在怎麼辦？」

我說：「不是搭便車很容易嗎？」

白蒂搖著頭：「有了尼可，誰都怕麻煩，不肯載我們。」

大家愁顏相對。菲力嘆口氣，對白蒂說：「只怪妳太不小心！」

白蒂反唇相譏：「你怪我？憑良心想想，到底是誰的錯！」

「當然是妳，妳應該細心些！」

「你倒會推卸責任！憑什麼就我該細心些？」

「妳真的不要，可以說呀！」

「你一向只顧自己，什麼時候管我要不要？」

「笑話！妳如果實在不要，我還能怎樣？」

我看他們要吵起來，便對菲力說：「別怪她，再小心也難免，這種事我常碰到！」

他們不再管對方了，都睜大眼睛望著我。我被看得發毛，不知自己又說錯了什麼，只好舉個實例說：「我丟東西是有名的，別的不說，光是眼鏡就丟過好幾副。」

話未說完，他們三個竟然笑成一團。想不到我的話如此幽默，丟幅眼鏡也成了笑談！我也只好跟著乾笑。最後笑得連小尼可都被驚醒了，哇哇地哭了起來。白蒂忙解開衣扣，把雪白的奶子塞在張大的小嘴中。但她還是忍不住笑，笑得渾身抖顫。

凱洛琳看到我尷尬的模樣，忍住笑對我解釋：「你真是傻瓜！他們說的不是車票。」

我更不懂了，菲力幾乎笑斷了氣，凱洛琳再也說不下去，滿面飛紅。直覺地，我知道他們指的是性事，但那是弄丟了什麼呢？總不會與眼鏡有關吧！

白蒂只好推推菲力說：「你說吧！不然這可憐的中國人要悶死了。」

菲力強忍了半天，終於擠出了一句話：「我們在說尼可來這裡以前的事。」

「啊！」尼可來以前？我簡直鑽進了死胡同，難道是指尼可丟了的事？我懶得再追究，順口說：「尼可來之前又怎樣？」

這又引發了一陣爆笑，幾乎把他們笑死。

這時格林哥來辭行，他身上斜掛著一卷鋪蓋，並沒有立刻進來。他無精打采地靠著房門，一字形的濃眉下，有無限的愁情。

我還以為嬉皮來去自如，離別時一定是乾淨俐落，眼前所見，卻恰恰相反。室內的笑聲停止了，各人若有所思地坐著，沒有人理會格林哥，彷彿門口空無一人。

時間是最無情的殺手，隨著擴音器中幾首森巴舞曲的滑過，格林哥的濃眉鎖得更緊了。他咬著掛鋪蓋的線頭，低著頭，扭扭捏捏的，幾乎是一寸一寸地移了進來。

菲力看他走近了，故意仰面靠著牆，閉著眼。

格林哥摸摸他的頭，過了一會，好像繞過了千山萬水，才問：「你不走了？」

菲力只搖搖頭，沒有出聲。

格林哥又走到白蒂面前，也摸摸她的頭。接著，他又蹲下身去，呆呆地看著尼可。過了好半天，他才轉過身，面對著凱洛琳。凱洛琳伸出手去，與他相握。

好多次，他好像要開口，卻似十丈高的鐵門深鎖，分寸難移。最後，他下定了決心，站起身來，和我握了握手，夢遊似地走出門口。然而，他的身體又斜靠著門，低下首去咬那鋪蓋上的線頭。

良久，良久...直到他蹣跚地消逝在大門外，樓梯吱吱呀呀的聲音也停止了，室內還是沉重得喘不過氣來。

我故作輕鬆地說：「他倒是無牽無掛的！」